

漫步于苏州园林,与一群伟大匠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

一峰太华千寻 一勺江湖万里



江苏苏州留园奇石:冠云峰。

■王新禧

香山帮,乍闻其名,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帮派。其实,香山帮是一个根植于苏州胥口镇香山的建筑工匠团体。作为吴文化的摇篮之一,坐落于太湖之滨的香山孕育了无数杰出的建筑工匠。明朝初年,御赐绰号“蒯鲁班”的一代建筑巨匠蒯祥,带领一帮涵盖了古建筑全工种的香山老乡,以顶尖匠人的身姿,参与了北京紫禁城、天安门等标志性建筑的营造,取得了建筑领域的辉煌成就,影响深远。香山帮由是聚合而成,成为明清大型建筑工程的首选明星天团。

从皇家宫殿到私家园林,香山帮以其高超精湛的技艺,在众多宏伟、精雅的建筑中留下了深刻印记。其中尤以苏州园林最具代表性。

苏州的园林有一点特点:主人都是志趣高雅、品行不邪的文人。他们工诗善画、名士风流,虽不会锯木架梁、砌砖造屋,但眼光出尘、远迈俗流,所谓“主人无俗态,筑圃见文心”便是如此。这样一个群体起园造楼,选择的工匠绝不能仅仅是体力劳动者,更须是深谙设计美学的通识之才。环顾天下,能胜任文士们“以诗入园、以画布局”理念的,也唯有“江南木工巧匠,皆出香山”的香山帮了。

宋室南渡后,苏州私家园林数量暴增,遍布府城及周边县乡镇。到了明代,苏州的造园热潮愈发旺盛,据《苏州府志》记载,其中由香山帮建造的大小园林多达271处,著名的拙政园、留园、艺圃、天平山庄等园林都建于这一时期。

文人大兴土木,带携匠人大显身手。香山帮技艺之精绝,首在其分工之细致。园林的兴建过程极为繁复,是一个集设计、施工、装饰于一体的完整体系。古建八大作——“瓦木石扎土,油漆彩画糊”,每一个领域,香山帮都有专门的匠人负责,且大多是由生专精一技,不涉其他。以木匠为

例,分“大木”和“小木”,前者负责立柱上梁、架梁、铺椽、做斗棋,形成建筑物的骨架;后者负责门板、挂落、窗格、地罩、栏杆、隔扇、吴王靠等木器装修。至于瓦工分“泥水”和“砖细”、石工分“粗石”和“细石”、漆工分油漆和彩画等,更是工种多般,人才迭出。他们人术业有专攻,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,令诸多园林都留下他们既匠心独运,又群策群力的印记。

当然,要将胸中丘壑、纸上蓝图化为地上现实,仅有出众的手艺可不行,还要有“文艺细胞”。文人雅士们提出了“芥子纳须弥”“师法自然”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等美学理念,但这些抽象的诗词、写意的画境,该如何转化为可居、可游、可感的实体空间呢?香山匠人们虽未必能吟诗作画,可长期与文人阶层紧密共生的关系,使他们可以深刻理解文人的生活情趣和精神世界。他们读得懂倪瓒山水画的空灵,悟得透文徵明书法的气韵,更能将这份意境用砖石木瓦加以诠释。人文的浸润,令他们从“匠人”变成了“解人”,于是斧凿之间,流淌的不再是冰冷的技艺,而是温热的心文与画意。

拙政园因此后屡易其主,虽经分割演变,但总体格局仍在,也都由香山帮参与整修。晚清时,盐商张履谦购得该园西部后,改建为补园,请香山帮增建了几大建筑群。其中卅六鸳鸯馆采用鸳鸯厅形式,设计十分奇特,能于一个空间内创造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南厅向阳,挡风聚暖,宜于冬春住;北厅背阳,外有荷池,池水可降温,清凉爽快,宜于夏秋住。“一日之内,一宫之间,而气候不齐”,这种通而不同的复合空间设计,正是香山帮的巧思之一,在怡园的藕香榭和锄月轩、留园的林泉泉硕之馆、狮子林的燕誉堂中都得到了运用。

以“多方胜景,咫尺山林”的精妙布局闻名遐迩的留园,也曾历经多次改扩建,其间亦频繁涌动着香山工匠的身影。从明嘉靖徐泰时始建东园,到清嘉庆刘恕改筑刘园,再到同治时盛宣怀大规模扩建并定名留园,这座

园林不仅展现了山峦林木的宁静与深远,更在曲折的景区中蕴含了无尽趣味。它的空间营造,堂宇轩豁、廊庑周环,尤以窗景、框景最富特色,堪称香山帮造园理念的巅峰实践。

香山帮在留园中摒弃了平铺直叙的布局,利用云墙和建筑群将园林分为东西中北四部分,每一部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渗透,虚实相间、藏露互引,形成“步移景异”的奇妙体验。这里每一处亭桥楼榭,都暗藏着匠人们对“材美工巧”的追求。比如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厅堂”的五峰仙馆,其梁架结构完全采用了香山帮标志性的榫卯工艺,不用一钉一铆,仅凭木材的凹凸咬合便稳固相连,历经数百年风雨仍完好无损。还有号称“峰石之冠”的奇石冠云峰,高逾六米,“瘦、皱、漏、透”四美兼备,孤高挺拔、姿态清奇。香山匠人在堆叠它时,顺应石材的天然形态,仅用几块配石便巧妙衬托其本身,令孤峰不孤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冠云峰的重心设计极为精准,历经数百年风雨仍稳如磐石,这背后正是香山匠人对石材物理特性的精准把握,以及“拼接压座”的娴熟技艺在支撑。

尽管大部分香山工匠都默默无闻,但他们的宝贵经验都经由尊敬、信赖他们的文人在著作中传承了下来。计成的《园冶》、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,整理总结了香山帮的建筑理论与艺术成就,集中反映了当时香山帮造园技法的最高水平,对中国乃至世界园林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“一峰则太华千寻,一勺则江湖万里。”今天,当我们漫步于苏州园林,细细感受由一桥、一水、一花、一亭、一石、一栏构建的独属于江南的美感时,我们不仅是在欣赏园景,更是在与一群伟大的匠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,感受他们以匠心之道赋予园林的风骨、灵性与深情。那一座座让世人惊叹的建筑杰作,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,更在园林艺术史上绽放出绚烂的文化光芒。2009年,“香山帮”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“联合国非遗代表作名录”,古艺新彰,当之无愧!

河埠上的江南密码

■李克刚

五岁那年夏天,暑气裹着河水的湿润漫上岸,母亲牵着我的手第一次踏上家乡的河埠。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,我走到覆盖着滑腻苔痕的最底下一级时,脚底一滑,差点掉进河里,吓得死死攥住母亲的衣角。她温热的手掌紧紧回握:“慢点走,这河埠的石头还生涩的背景音。

对我来说,河埠更是童年乐园。母亲忙碌时,我最爱玩“陷阱”游戏:把鱼骨蟹壳放进竹篮,压上青砖沉到水下石阶,等待半晌,猛地拾起,总能收获活蹦乱跳的小鱼、虾米,偶尔还有小蟹或黄鳝,这样的鲜活趣味能让我开心一下午。

河埠的热闹里藏着水乡滋味与深情。傍晚,母亲会在老槐树下摆桌,端上刚捞的河虾,淋上生抽、香油、鲜香勾人;卖热豆腐干的担子路过,“笃笃”梆子声里,我拽着母亲衣角撒娇起来,蹲在石阶上蘸着豆瓣酱吃,看夕阳将河水染成橘红。

最热闹的当数娶亲。水乡嫁女靠“喜船”迎亲,喜船驶来,锣鼓鞭炮声顺着水流响彻两岸。船一靠埠,新郎舅舅便将盖红头巾的新娘抱上岸。四邻八舍挤在河埠两岸,踮脚张望,孩子们在大人腿间窜来窜去,盯着撒喜糖的人,抢到一颗攥在手里,甜意从舌尖漫到心里。



河埠也藏着别离与牵挂。七岁那年,父亲要去天津工作,清晨天未亮透,母亲牵着我站在河埠上,看父亲提着行李登上乌篷船。船家摇橹驶离,母亲站在石阶上凝望,直到船变成小黑点消失在河道尽头,眼里噙着泪水。她紧抱着我哽咽:“不管走多远,河在、河埠在,人就总能寻着回来。”那时我懵懂深意,只觉心里酸酸的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我想起老家,便迫不及待往河边跑。曾经热闹的河埠石缝里长了杂草,洗洗涮涮的身影,往来船只都成了回忆。还好青石板河埠仍在,只是比记忆里短了些,青苔更密,老槐树更粗壮了。一位白发阿婆正蹲在这儿洗菜,神情安详。

■何婉玲

北宋诗人潘阆在《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晚泊渔浦》一诗中,描绘了当时萧山一带的渔江晚景。潘阆虽不是杭州人,但曾寓居钱塘,大约同白居易一样“未能抛得杭州去”,便把杭州当作了第二故乡。诗人客居外地许久,再次归杭已是满头白发,当他独自乘舟从桐庐到钱塘,看到“新月无朗照,落日有余晖。渔浦风急,龙山烟火微”的景象,顿生浓郁的归思之情。

“渔浦”在萧山西南,唐朝时就已是重要渡口。傍晚时分,月亮刚刚升起,夕阳刚刚落下,西斜的余晖落在江面上,像铺了一条亮红色绸缎。渔浦岸边,泊满了归航的渔船、卧龙山的山脚升腾起淡淡炊烟。

萧山这地方本就是襟江带海。钱塘江浩浩汤汤,向东而行;湘湖碧波荡漾,野趣横生。宋时的萧山,渔业活动已非常频繁。

在最近临安博物馆举办的“发现杭州——2024年度杭州考古成果展”中,我不经意被一个出土于萧山金家浜遗址的北宋粗瓷钵吸引。这个瓷钵内侧,分别刻画着一条鱼、一只蟹、一只龟,三者都是水生动物,落笔质朴粗糙,看起来好似孩童手绘,但鱼的鳞片、蟹的两螯、龟的四肢却都生动朴实,清晰能辨。波浪形的水波纹荡漾在其中,用笔随意,好似无心绘就。

这个钵让我回想起历史上的萧山。“其地之所产:有竹、有橘、有桃李、有杨梅、有茭、有菱、有莼、有茶、有橙、有鲈鱼,鱼如松江,凡且肥,故自陶以外皆樵与渔,则一日之所资生不下百金,一人之拮据足以供给。”也就是说,这片土地,果蔬丰富,鱼多肥美,当地人除了从事制陶行业,皆以砍柴和渔业为生,一日收入不下百金,足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。

瓷钵中的水生动物刻画便是当地渔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吧。

有意思的是,在瓷钵内壁,鱼的下方还有一小幅刻画,用笔依旧粗糙,朋友惊喜地拉着我说,看,像不像一只水母?我透过玻璃橱窗细看,隐约能见一个碗状伞盖,以及一条条辐射状排列的丝状触手,确实有些像一只小水母。

北宋时的萧山,江河交汇,水网密布,水质优越,海塘的修筑已有千年历史,当地工匠是不是真的见过水母,所以将其刻画进瓷钵里?

我带着疑问找到了萧山区金家浜

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负责人王鹏老师。根据他的推断,这些辐射状排列的曲线形纹路应是水波纹。

他说,当时刚看到这个器物时,里面装满了土,不知道钵内有纹饰。清洗后看到这些刻画,觉得挺奇特的。从瓷钵的型式来看,外表没有施釉,素烧定型后,制作者趁它还未干时在里面刻了这些纹饰。在那个时期,有的器物上会有一些动物纹饰,但像这种将三种水生动物组合放在一起,还是比较少见的,可能是工匠的临时发挥。

与这个瓷钵一同出现在墓中的,还有一个瓷瓶以及一些钱币。结合陪葬器物和出土钱币推断,墓主为北宋中晚期人,是一个普通平民。

萧山金家浜这片考古现场,原本是一处农村自建房,因要拆迁改造,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将考古工作前置,在2022年6月的考古勘探中发现了这处遗址,并于2023年1月正式进行考古发掘,遗址总面积9400平方米。两年时间里,考古队便发掘了7000平方米。

从现场考古来看,这块土地从春秋早期到明清时期一直有人类活动的遗迹。春秋时期的台地、东晋时期的砖瓦窑,到了唐代,已有大批人群在此活动,聚集成一个小村落,留下很多瓷器;到了北宋,这个地方荒废了,成为一个小型墓地;元明清时期,它又成为村落,并有较大的房子在此建造。

遗址中出土的印纹陶和原始瓷,是萧山作为陶瓷发源地的重要印证;中晚唐时期,来自不同窑口的大量青瓷反映出该区域曾是一处重要的陶瓷消费地……

有人说,去一座城市,唯商场和博物馆不可错过。逛商场可知今世,逛博物馆可知过去。

我们为什么会“过去的东西”感兴趣?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的谢霓之老师说,也许是因为“过去的东西”有着“物”被时间包裹,渐渐积蓄成“文明”的模样。我们观看“过去的东西”,本质上是在穿透历史、看进模因、拆开那一层层型和思想的包裹,从而去获得“过去的他们是什么样子”“今天的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”的部分答案,并逐渐形成进入自我“物观”和“审美”体系的过程。

去博物馆看看这座城市“新鲜”出土的文物遗存,从一只绘着鱼、龟、蟹的普通瓷钵,去追忆过去人们的生活日常,去怀想同一片土地,曾经的渔舟唱晚、舟楫千帆。

■周华诚

从城市脱身,一脚踏入1700年历史的灵隐寺和周边山林,便如步入一片时光消隐之地。

夏天,我曾随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的邵群老师,在灵隐寺飞来峰观石刻造像。邵老师曾参与创作《西湖摩崖萃珍一百品》,她讲解石刻,深入浅出,娓娓道来,将每一处摩崖、每一尊造像都讲得令人心驰神荡。

散场之后,我便离开了众人,独自寻访几棵古树。灵隐的古树众多,有麻栎、银杏、枫香、珊瑚朴、黄连木、香樟等等,树龄5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有5株,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,一株是麻栎树,树龄500年以上;一株是七叶树,树龄约600年。

寻访古树,树高林深,愈行愈幽。这时渐渐发觉,不只晨钟暮鼓,更有那翁郁苍劲的古树,已将悠远的禅意一点一点地浸润了。

2025年11月19日,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发布通告,宣布自下个月起,灵隐飞来峰景区(含灵隐寺、永福寺、韬光寺)将免票开放。届时,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古树。

这株麻栎树,在灵隐寺山门“咫尺西天”照壁附近,可谓入口区域的标志性景观。游人踏入灵隐,若在照壁前留影,目光便不由自主会被这株麻栎古树所吸引。“咫尺西天”四字和一棵古树将尘世轻轻隔开。

这株树静默矗立,树干粗壮,树皮沧桑,在它面前,“咫尺西天”似乎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,因这棵树便是生动注脚。

麻栎树属壳斗科栎属,落叶乔木。早在先秦以前,在古老的《诗经》时代,人们就把麻栎树视为圣树、社树。在举行祭祀活动时,人们在麻栎树下歌舞,因此,麻栎树古来即是音乐的象征。想来,在数千年的岁月里,它的祖先也曾见证人类在神树下最本真的歌舞祈祷。

这源自华夏文明深处的古老基因,与佛国的庄严在此地奇妙交融。作为灵隐寺入口的守护者,它似乎是一种仪式感,安静地提醒每位来到此处的人,应该心存敬意。

我后来才知道,麻栎树在灵隐其实

投稿邮箱:changsangjiao201811@163.com

古刹与古树

传说,灵隐开山祖师慧理禅师从西域带来的“西粟树”,便是此树在土中的缘起。灵隐寺内最年长的七叶树树龄600年,位于紫竹林中。面对这棵古老的佛树,心中敬意顿生,谁能想到,那远自天竺的法脉,竟在一棵树的年轮里,于江南的烟雨中扎根深根,生生不息。

我以为七叶树只有一棵,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,大大小小有两百多棵。真好。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无数,两百多株七叶树,生长出一片蓬勃生机,到了夏天开花时,满树都是玲珑的佛塔。

这形与意的契合,看来非偶然。立于树下,静听树叶的声响,沙沙有声,似在说法。

灵隐寺平时其实还是喧闹而拥挤的,尤其是节假日,游客实在太多了。而面对石窟造像,或面对一棵古树时,心却能一下子静下来。

看罢古树,顺道到直指堂观展,无意中见到翁同龢所书的一副对联:“近闻梨枣同时种,长与松杉守岁寒。”此联仿佛是一个跨越时空的隐喻,说的是文化的传承,如同这些古树的生长,须耐得岁月久长,耐得岁寒风霜,方能生生不息。

想到,这千年古刹与古树,相依相守,宁静悠远,不仅是灵隐的风景,更是灵隐的意境。